

天籁之音

□南京 吴晓平

高考那三天紧张日子,我们小区为蛙鸣扰民争论不休。

快入梅了,又下了几场不大不小的雨,天气格外闷热,小区青蛙鼓噪起来,一到晚上,便喋喋不休。小区有个业主群,有人在群里抱怨太吵了,说这些癞大咕子吵得人睡不着觉,影响娃儿考试。还有家长愤愤地投诉物业,说你们成天戴个袖箍乱转,也不作为。可怜的物业主任马上出来回应,说他亲自出马,正带领一帮保安,打着手电,披星戴月地巡逻,只是捉拿不住肇事的青蛙。我们小区很大,除了零星水塘,还有大片竹林草地,正在恋爱的蛙们躲在哪个角落都可以快乐地歌唱,何曾顾及人类的烦恼?

其实我并不讨厌蛙鸣,甚至还有些喜欢。住在水泥森林的大城市里,我常常怀念农村长大的童年。记得小时候,妈妈常带我到水边捞一碗蝌蚪——细细的尾巴,圆嘟嘟的大脑袋,游起来憨态可掬。养在玻璃缸里,看它在水草间一天天长大,长尾巴旁边伸出两只细腿,圆

脑袋上凸起两只小眼睛,渐渐的,圆脑袋变成葫芦状,长尾巴越来越短,后腿越来越粗壮,两根细小的前腿也伸展开来。终于有一天,小家伙双腿一蹬,跳出玻璃缸,变成一只漂亮的小青蛙。每到这个时节,我就会捧着一缸小蛙,寻一个月白风清的晚上,和妈妈来到池塘边,缓缓将小蛙们放回水里。听妈妈说,天黑了,这些小蛙才少受鸟兽的攻击,安全潜水回到家里。月光下,我会瞪大了眼睛,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,想象着这些小蛙们一个个回到家里。四下里欢快的蛙鸣,应该是爸爸妈妈欢迎孩子回家的合唱吧!

我打开窗户,蛙鸣骤然响亮。老婆说,你不嫌吵啊?我说,不嫌,开窗听得亲切!

老婆睡眠不好,喜静怕吵,便说,其实你也不能怪家长,现在娃娃金贵,高考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家长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。我说,那是,现在每年英语听力考试,家长自发组织起来在大街上拦

车,我都能理解,何况群里几句争论?可惜蛙鸣乃天籁之音,人为干预不得。犹如当年皇帝睡不着觉,让一帮太监扛着竹竿粘树上的知了,最后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特务组织;粘杆处——你总不能让保安这样做吧?

天籁之音?老婆噗嗤一笑说,亏你想得出!你要到网上写出这个词来,当心群友一人一口吐沫,喷死你!

我不服气地说,怎么不是天籁之音?你看辛弃疾的词: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,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人家不但喜欢听蛙声,还诗意地叠加上鸟叫蝉鸣,哪一个不是自然界的天籁之音?所以,声音好听不好听,也要看听者的立场和心情。比如去年我住院,查房医生每天进门就问候:有没有放屁——手术病人的一声屁,那就是病房里的天籁之音哩!

老婆一时语塞,半天回不出话来,猛地一翻身,后脊梁冲我说,跟你没法聊,睡觉!

夏日风情

□南京 田田

我们家有一台老掉牙的风扇,没有遥控,没有定时。评价它“老掉牙”对它又不公,它还年轻,从没出过一次故障,算算年头,它已经来我们家四十三年了。每年夏天,它都为我们辛勤工作,至少要忙活三个月。它到我们家那年,我的姐姐刚出生几个月。那个年月,电风扇对普通人家来说绝对是一个奢侈品,左邻右舍都是靠摇芭蕉扇度过炎炎夏日的。

那一年,南京新街口百货公司为了展示电风扇质量一流,特地在临街橱窗里陈列了一台电风扇,让它二十四小时连轴运转,昼夜不停。电风扇的前网罩上扣了两条红丝带,旁边还立着一个告示牌,上面记录着它连续运转的天数。这成了当时新街口的一景,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一则成功的商业广告。红丝带舞

动着,不知拴住了多少行人的脚步,大家的心都动了……我那生活一向节俭的老爸也跃跃欲试。

正巧有一天,老爸出差回到南京,午夜在新街口转公交车,他特意到百货公司橱窗前看了一下。夜色中,风扇正摇头晃脑,得意地转动着。第二天,老爸没有再犹豫,花了他两个月多月的工资——110元,从百货公司抱回家一台电风扇。

老爸买这台风扇是有私心的,他想要孝敬我那个住在城南的奶奶。奶奶胖,怕热。这件事情惹出我妈一顿埋怨,嘀咕我爸挣钱不多,不能再买一台风扇寄给我外婆享受。这

台电风扇奶奶只用了一天就请人送回来了,她说老爸这边人多,孩子又刚刚出生几个月,别让

小宝宝受热中暑了。

就是这台风扇陪着我的姐姐考完中学、考完大学,也陪着我考上高中,在我备战高考的时候,家里已经装上了空调。不过,我还是喜欢这台风扇给我吹风,特别是夏天夜晚洗完头发,它很快就能把我的长发吹干。

现在我每次放假回到家,只要是夏天,都会看到这台风扇被老妈擦得干干净净,依然静静地立在桌子的一角,随时准备为我们工作。这台风扇还有一个布罩子,上面的花儿是老妈当年亲手绣的。

我知道,老爸老妈对这台风扇是有感情的,我们姐妹俩也是,都舍不得淘汰这个宝贝。它送来的徐徐凉风,我觉得别有风情。那轻微的转动声,仿佛正讲述着一个最寻常百姓家的生活变迁……

养蜂人老陈

□南京 刘月雄

老陈是我好友的弟弟,去年11月初见,黑黑壮壮的他看起来比他姐姐年长。他是个养蜂人,搭在林场的住所是由铁架子撑起,四周用雨布围起来的棚子,室内陈设简陋,亮眼的是装满色如琥珀、深浅不一的蜂蜜瓶子,原来是紫云英蜜和槐花蜜。待开盖舀起一勺,绵绵不断的蜜细腻如丝,醇甜的香,萦绕鼻间,诱人得很。

养蜂人行走于大自然,徜徉在花草林木间,所见所闻都带着花香,那样的日子多么无拘无束、自由而畅快,少年的他曾为之向往。那时,有外地来的放蜂人,70岁上下,瘸着腿。他父亲是生产队长,住在村部,可怜老汉一个人没地方吃住,常予以关照。一来二去,老汉感念于此,便将养蜂的手艺传给了他,至今快四十年了。

回首过往,几多辛苦。蜂场不能离人群太近,多在人少偏僻之地,除了搭棚,想吃口热饭,还得费劲寻找热心肠的人家搭伙;运气好的话,靠在林场附近,会遇上守林员的相助,一如他父亲当年的友善。婚后的他,带着老婆干,相繼

添了煤气包和太阳能板,吃饭才有了着落,生活终有了改善。养蜂苦不苦?木讷的他只会说:“哪有家里舒服?”日复一日,寄居荒山野外,难以说尽的枯燥与辛劳,是他心底宿命般的无奈。养蜂不易,如何引蜂入箱,培育优质蜂王、饲养强群、适时分蜂,不是轻松就会的。而从蜂巢中取出蜂王浆、花粉和蜜,稍不小心,被蜜蜂蜇伤是常事。为了寻找蜜源,其间的辗转;而且蜜蜂适宜温暖湿润的天气,遭遇下雨降温与病虫害的生存之困,对养蜂人来说都是一言难尽的苦。

老陈夫妇每年从4月开始外出,沿途循着苏北盐城的油菜花、山东的花椒、天津的洋槐、保定的槐花和荆花,再到内蒙古,那里7、8月份有荞麦、油菜花与葵花,10月就可回家门口收茶花粉了,忙忙碌碌,接着又是蜜蜂的越冬和蜂王的培育与繁殖,终不得歇。

养蜂人的世间,一年又一年,是岁月的行走,荒山泥土上的奔波,半生粗糙,如同他沟壑纵横、关节凸起的手掌,撑起的是一方烟火的富足与满足。

老陈记得,当年父母苦于不识字,省吃俭用,供五个儿女都读了书,无奈他那时不爱学习,家里学有所成的只有他二姐。得亏二姐时常照顾,自己的女儿如今在市区有稳定工作,有了幸福小家。老陈已做了外公,尝过生活诸多的苦,现在才觉得生活有了蜜甜。

今年四月,我再次去老陈那儿,同行的还有老陈的女儿,带着五个月大的宝宝。没想到,她女儿很健谈,念念不忘姑父姑姑待她的好,说自己读书时,每年的寒暑假都是在姑妈家度过,跟着他们的时间比父母还多;又说起她爸爸有一年在河北,遇上发大水,同伴的棚子和钱都给水冲跑了,他爸因为平时收到的钱都打到姑妈的账上,由姑妈保管打理,才免受了意外之灾。能干的她,回家后,告诉我如何割蜂蜡刮蜂王浆,动作娴熟利索。老陈家最多的时候有200箱蜜蜂,现已售出大半,老伴准备去帮女儿带孩子,余留的蜂,他一个人在家附近养养就够了……

看着一大家子忙碌的身影,我突然觉得他们多像辛勤的蜜蜂,各尽其责,团结向善,努力而温暖地活过。

童言童语

□南京 贺震

外孙女现在两岁多,自从会说话后,常常从两眼一睁就说个不停,不经意间会说出一些特有趣的童言童语。她名叫依荷,家里人把她说的话称为“荷言荷语”。

依荷年龄小,掌握的知识有限,如果说她的想像力丰富,那肯定是谬赞。若说她想像力奇特,那倒是真的。依荷有时脱口而出的话语生动又形象,诗人也未必写得出来。

有一天姥姥骑电动车送依荷上幼儿园,途中有些路段有些颠簸,依荷突然冒出一句,说,马路年纪大了,脸上有皱纹!

冬天时,地上下了一层薄雪。上午依荷在雪地上玩得很开心。下午再兴致勃勃地下楼准备玩雪时,发现雪没有了。依荷似乎有点扫兴,自言自语说,雪儿回家了,她不跟我玩儿了。

一个周六,爸爸妈妈带依荷去汤山紫清湖野生动物园玩,她看到两只鸵鸟头对头站在一起,郑重其事地指着那两只鸵鸟对妈妈说:“妈妈你看,他们在聊天呢!”临近鹿苑,听到呦呦鹿鸣,依荷对妈妈说,小鹿在说它想出去,它们不想被关在笼子里。

依荷小小的年纪,有时竟有成人一般的思维,就是因为说出的话与她的年龄不相符,才更加令人忍俊不禁。

带依荷到楼下玩时,我们大人常常交待她,要注意安全,尤其要注意各种洞口。一天,一家人由姥姥驾车带着外出,临近卫岗隧道时,坐在后排中间的依荷突然高喊一句:有洞,姥姥!这是宝宝在提醒姥姥要当心呢。

妈妈带依荷到社区医院注射疫苗,依荷拿着自己的医保卡,妈妈怕她拿丢了,要替她拿,她小大人般地看了妈妈一眼回说,又不是你的!

六月荔枝飘香时

□广东汕头 许夏薇

今天一位相熟的老叔送来几筐新鲜的荔枝,层层包裹着,打开一看,表皮还带着些许绿色。

白居易的《荔枝图序》中写道:“壳如红缃,膜如紫绡,瓤肉莹白如冰雪,浆液甘酸如醴酪。”荔枝的果皮粗糙,表面有密密匝匝的裂片,像龟背。裂片中有尖锐刺手的凸起,叫做片峰。成熟的荔枝好像穿上了一件红色盔甲,威风凛凛。从远处看,荔枝林“飞焰欲横天”“红云几万重”,摘下来,摞成一筐筐,鲜艳夺目,令人垂涎不已。

明代徐勃的《咏荔枝膜》:盈盈荷瓣风前落,片片桃花雨后娇。白玉薄笺妖色映,茜裙轻裾暗香飘。以荷瓣、桃花、茜裙、轻裾来借喻荔枝膜,描写出它又薄又软,飘落

孩子是家人掌心里的宝,有时我们在家中不喊她的名字,而是喊她“宝宝”。有时,她也称自己为“宝宝”,不仅一点也不别扭,而且显得自然而然。

妈妈带依荷去医院体检,她看到别的小朋友抽手指血时嚎啕大哭,说:“这有什么好怕的?宝宝一点都不怕!”那语气似乎一半是鄙夷,一半是自豪。

在小区的电梯里,有时会遇到住在六楼的一位解放军军官。一次,姥姥让依荷喊“叔叔好”。依荷喊了一句“叔叔好”之后,紧接着自己来了一句“宝宝真有礼貌!”军官叔叔和一电梯的人不由得大笑起来。回到家把这事讲给奶奶听,奶奶说,每天早上刷脸进幼儿园时,机器人都会说“谢谢”,然后依荷会夸一句:“这个机器真有礼貌!”原来,依荷在电梯里是把双方的话一个人讲了。

依荷小小的人儿,很会哄妈妈开心。晚上,妈妈帮依荷洗完澡,把她抱到儿童餐椅上给她吃东西,依荷仰起脸一脸真诚地说,妈妈,你真是个好妈妈!

一天晚上,妈妈斜躺在床上看手机,依荷冷不防往妈妈身上猛一跳。妈妈说:“你把我腰都要跳断啦!”把她训了一顿。依荷好像明白自己刚刚的动作太冒失了,瞬间老实起来,想过去跟妈妈说话,却又不肯过去。过了一小会儿,依荷在床边悄悄地试探着接近妈妈,然后抱着妈妈的脚丫子一顿闻,说“好香啊!”如此和解方式,一下子把妈妈逗得大笑起来。

很晚了,依荷还不睡觉,妈妈对她说,你太调皮了,妈妈要被你气死了。谁知依荷来了一句:“那我来当妈妈吧!”

哈哈,这就是我家的小外孙女,有趣吧?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9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